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

第四回 心曠神怡貪觀花埭景 手忙腳亂遍覓掌中珠

卻說朱小翁當日帶了女兒婉貞，和一個小丫頭名喚杏兒的，一同下船。仲晦與趙氏早在船上。大家相見已畢，趙氏和婉貞自往內艙，小翁和仲晦坐了頭艙。船戶問過行李客人都齊了，當即拔跳開船。行到午間，早到了「花埭」地方，仲晦對小翁道：「我們何妨停一停船，到岸上去走走，看花園裡有甚麼盆景鬆石之類，買兩盆配配壽禮。價錢又不多，東西又清雅，豈不是好。」小翁訝道：「你一向是個酒肉徵逐的人，何以忽然能解起清雅來。好！好！就叫他泊船，我和你上去走走。」說話未完，船戶也進來說道：「已經到了花埭了，老爺們可要上去遊玩？」仲晦便叫泊船。不一時，船泊定了，搭了跳板，兄弟兩個，相將上岸。仲晦走至船頭，又叫趙氏照應好了姪女。趙氏笑道：「你也忒小心了，這麼大的姪女，還要人照應，還怕我照應不過來麼？」說著，他兄弟兩個，早到了岸上，一家一家的花園去逛。原來這花埭地方，開了好些花園。雖是賣花的，園中卻也有點亭台樓閣，迴廊曲榭，任人遊賞。不似上海賣花的花園，只有兩間花房，一片空地，便叫做花園了。那稍為有點亭台池沼的，不是專門賣茶賣酒，便是要收取游資。閒話少題。卻說小翁和仲晦走了兩間花園，看定了兩盆羅漢鬆，講定兩元洋銀。小翁在身邊一摸，只有一元，因叫花匠道：「你挑著送到船上收銀罷。」仲晦道：「怎麼？」小翁道：「我只有一元在身邊。」仲晦道：「我們既上來了，何不多逛逛。哥哥把這一元給了他，再寫個條子給姪女，叫他照收了松樹，再給他一元，不就妥了麼？」小翁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於是到花園的帳房裡，付了一元，又借紙筆寫個條子，交給花匠帶去，自和仲晦到別家花園遊玩去了。走到一家園裡，看見短牆之外，露出一座危樓，一帶朱紅欄杆，隱約被園中的一叢垂絲柳遮住，樓角上飄出一面酒帘，那挑簾的竹竿，恰被一株槐樹遮住。仲晦道：「好個處所。哥哥，我和你到那酒樓上吃兩杯酒來。這對酒賞花，也是騷人韻事。」小翁道：「奇極。你今天為甚只管風雅起來。」仲晦道：「想是被哥哥薰陶的。」小翁大喜。暗想他一向在外徵逐，我只當他濫賭胡嫖，不可教誨的了，看他今天的舉動，也還未嘗不可教誨，何妨就借吃酒為題，彼此坐定了，等我勸他一番，省得在船上，對著弟婦，他不好意思。於是答應了。相將出了花園，到隔壁酒樓上，揀了一個靠欄杆的座位，相對坐下。酒保送上一壺酒，幾碟菜。

此時正是四月下旬。望去園中，雖是春花多謝，卻是萬綠叢生，清和天氣，不減明媚春光。欄杆兩旁，又擺著兩盆灑金杜鵑，吃酒的桌上，還供著一盆細葉石榴，開了兩朵火紅的花。小翁對此，不覺怡然。兩人對酌了數杯，小翁正欲開言，仲晦忽說道：「不好！哥哥，你身邊還有零錢麼？」小翁道：「我身邊只有一元，已經給了松樹價了。」仲晦道：「我身邊也沒有錢，這酒帳如何開發？哥哥，你請坐一坐，我到船上取了錢就來。」小翁未及回答，他已匆匆下樓去了。小翁便一人自斟自酌，流連風景，心胸豁然，不覺一壺已罄。酒保又送上一壺來，小翁迄自獨酌。等了許久，不見仲晦來，不覺第二壺也罄了。酒保又問，可要添酒。小翁已是陶然，搖頭示意。酒保退了下去。

小翁獨自倚欄閒眺，俄延良久，不覺紅日西沉，便不免心焦起來。身邊又沒有錢鈔，不能走得，左右盤算，無法可施。身邊摸出表來看，已經將近五點鐘了。忽然觸動了機關，暗想：「我何不將這表押在這裡，到船上取錢來贖呢。」想罷，便到櫃台上去，對掌櫃的賠個笑道：「先生，我有一句話商量，不知可容我說得。」掌櫃的看見小翁是個斯文人，連忙站起來，也賠著笑道：「先生，有甚話，只管吩咐。」小翁道：「我兄弟兩個，本是路過此地的，偶然泊了船，上來遊玩，便和我兄弟到這裡吃酒。不料我兩人身邊都未帶得錢鈔，是我兄弟到船上取錢去了，卻到此刻還不見來，我實在等他不及了。請你算一算，共是多少錢。」說時，將表遞上，又說道：「我將這表抵押在這裡，待我到船上取了錢來贖，不知可使得？」掌櫃的聽說，一面遞過一根水煙筒，讓吃煙，一面叫酒保去看帳。一會兒，那酒保高聲報導：「二錢四分。」掌櫃的滿臉賠著笑道：「這點點不要緊，何必要抵押。這個表請先生拿還了，待我叫個小孩子，跟先生到船上去取了來便是。」小翁連忙遞還煙筒，拱手稱謝。掌櫃的便叫過一個學徒來，說道：「你跟這位先生到船上去，帶二錢四分銀子回來。」學徒答應了。小翁再三道歉，辭了掌櫃，帶了學徒，下樓而去。

一路上暗想，早知有這等辦法，我何必等這大半天呢。一面想著，早到了碼頭上。抬頭看時，所有停泊在這裡的，全是些小沙艇，卻不見了自己的坐船。心中十分狐疑，四面張望了一回，那裡有個影子。旁邊有個船娘，只當他是叫船的，便上前問道：「客人可是要到省城麼？」小翁道：「我是來尋一隻船的。請問你今日午間，有泊在這裡的一隻紫洞艇，到那裡去了？」船娘道：「早兩三個時辰，便開了，此時只怕將近到佛山了。」小翁道：「我們是從崗邊那邊來的，要到省城去，怎麼你說到佛山？」船娘道：「不然我也不知道。他們開船時，船上一個船戶，嘴裡說道，好在順水，不然今天還不能到佛山呢！這句話無意中被我聽見了，所以知道。」小翁道：「那是另外一隻船，不是我的坐船。」船娘道：「不瞞客官說，我就在這個碼頭上做生意。若是二三月裡，這裡遊客船多，鬧不清楚；再過幾天，看划龍船的船也多了，也鬧不清楚。今天只有這一隻紫洞艇來停泊，我又不曾有生意到別處去，豈有弄錯之理。」小翁聞言，心下大疑，眼看著煙水茫茫，無蹤無形，又是疑惑，又是焦急。沒奈何，帶了學徒，仍回到街上，問那學徒道：「不知此處可有當舖？」學徒用手指道：「那邊高牆的，不就是個當舖麼？」小翁帶了學徒，走到當舖面前，恰恰趕上，遲一步就要關門了。連忙進去，拿那表到櫃上去當，只當得一兩銀子。小翁也不計較，央那櫃上的人，代秤了二錢四分，給那學徒去了，餘下的揣在懷裡，再到碼頭上觀看尋找，卻只毫無蹤影。暗想，莫非到省城去了？不得已，叫了一隻小沙艇，渡過省城。

此時已是暮色蒼茫，萬家燈火了。不一會，到了省城，小翁付過船錢，捨舟登陸，徑奔丈人家來。他丈人早已亡故了，只有丈母在堂，還有兩位舅爺，卻都在外面做生意，不常在家。小翁到了，只有些女眷接待。小翁便問仲晦到了不曾。他丈母楊老太太道：「二姑爺前幾天來過，我要留他在這裡，等過了我生日才去，他一定不肯，說還有事，等到了生日那天，再來拜壽，便去了，至今未曾來過。」小翁道：「便是他前兩天來對小婿說，初一是丈母生日，約了小婿回來拜壽。還說丈母思念婉貞外孫，叫帶了回來。今天早起，一同下船，午上到了花埭，我同他到岸上逛了一逛，他先回船去，及至小婿要回船時，那船已不見了，所以跟尋到此。」楊老太太大驚道：「這還了得，敢是被船戶拐走了？今天天色又好，沒有風，斷不至有甚意外的。」小翁心中十分焦急，兩位舅太太也代為憂慮，叫廚下先開出夜飯，請大姑爺吃了飯再商量。小翁那有心腸吃飯，只略略應酬了一口，便放下了。這一夜，權在岳家下榻。一夜何嘗安寢，翻來覆去，直至雞鳴。挨到晨熾破曉時，即便起身，也不驚動丈母，叫僕婦輩舀了熱水來，草草盥洗了，即出門徑到碼頭上，叫了一隻快艇，四槳齊開，飛也似的趕回崗邊，徑回家中，問小姐可曾回來。

原來他去時，只留下一名僕婦看門，這僕婦回說沒有呢。小翁心中暗想，莫非真是被船戶拐走了？只是仲晦何以也不見了呢？莫非他到船上取銀時，已經不見那船，他到處訪尋去了？心中捉摸不定，便出門到仲晦家中去查看。走到他門口時，只見門內橫七豎八的放著許多水匠木匠的傢伙，不解何意，順腳踱了進去。又見遠房的一個族姪，名叫朱錦廷的，站在那裡指手畫腳，指揮眾人。小翁叫一聲：「老姪，在此有甚麼事？仲晦可回來了麼？」錦廷回頭一望，笑道：「原來是大叔。二叔昨天才動身，那得便回來。」小翁道：「老姪在此做甚？」錦廷道：「大叔原來不知二叔已把這所房子賣給我了？此刻來收拾呢。」小翁大驚道：「他怎麼便賣了？他自己住甚麼地方呢？」錦廷道：「二叔也不好，怎麼不告訴大叔一聲呢？他與人家合了公司，在香港開了一家煙店，因為股份銀不夠，把這房子讓與我，他帶了二孀回到香港去了。」小翁聽了，心中暗暗叫苦，想是這劣弟有心把女兒拐走的了。香港是個煙花之地，萬一把他賣到煙花門裡，可不辱沒朱氏祖宗也。口中又不便說出，呆呆的#了半晌，又問道：「老姪，可知道他的煙店是甚麼招牌？」錦廷道：「這個倒不得而知，沒有談到。」小翁快快的辭了回家，心中又氣、又惱、又恨。一時又不敢張揚出來，真是啞子吃黃連，心苦自家知。

過了一會，湊了些盤費，仍然叫了快艇，趕到省城。也不到丈人家去，只在沙基一帶，等到夜輪船開時，附了輪船，徑到香

港。找個客棧住下，便到街上去，打聽那裡有新開的煙店。打聽了半天，那裡打聽得出來。沒奈何，回到棧裡，一人獨坐，長吁短歎。猛然想起，他既是開煙店，問他的同業中，自然會知道的。隨又出來，走到街上，留心察看。走了一箭之地，看見一面招牌，是「生熟名煙」，注目看時，是一家小小煙店。因走上去拱手問道：「先生，請問這裡香港地方，可有一家新開的煙店？」店裡的人抬頭看了他一眼，掉頭不顧。小翁無奈，柔聲下氣，再問一番，那人瞪起了雙眼，道：「不曉得。」小翁退了出來，走了半里路光景，又看見兩扇招牌，是「蘭州水煙」、「福建條絲」。他又走上去，賠小心問了一遍，這店裡的人，卻回了一句極妙的話，說道：「我又不是地保」。小翁怏怏而出，一連問了幾家，都是如此。怒又怒不得，恨又恨不得，正想回去，猛抬頭，又看見一家極大煙店，招牌卻是「朱廣蘭」。小翁此時已無心再問了，因已走到面前，姑且去探一探。因踱了進去，只見店中坐著一個老者，小翁如前賠了小心，方才啟問。那老者道：「新開煙店，叫做甚麼招牌可知道？」小翁道：「因為不知道招牌，所以難打聽。」老者道：「是開的大店，還是小店？」小翁道：「聽說合了公司開的，諒也不過小。」老者道：「你打聽他做甚麼？」小翁道：「不做甚麼，不過去看個朋友。」老者站起來道：「先生，你不要上當了。我這小店是專做批發生意的，無論開大店小店，我這裡一定先知道的。今年又輪到小店做煙業董事，信息更是靈通，近來何曾有甚麼新開煙店。莫是被人騙了你來香港，要拐你去賣豬仔，倒是要小心點。這香港，不是個好地方。你是那裡來的？你貴姓啊？」小翁方才碰了那些人的釘子，今聽了這老者之言，這般親熱，便十分感激，道：「小弟姓朱，從崗邊來的。」老者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們是一家。宗兄，你趕早回去罷，這香港向來有拐賣豬仔之風，近來幾個月更是利害。我看你是一個斯文讀書人，不要上人家的當。」小翁道：「小弟年將半百了，誰還要我這個老豬仔？並且我這麼大的人，也不至於受人拐騙。」老者道：「你莫說。拐賣的人，那管你老年年少，你雖是騙不動，他會用硬功。晚上走到僻靜的地方，他們便硬來捉你，把你推到豬仔館裡，你奈他何呢？」小翁聽說，毛髮聳然，拱手謝過老者，回到客棧。捱過一日，到了下午，依然附了夜輪船回省城。走到船上，上了扶梯，揀一把藤椅坐下，忽見對面一人，欠身招呼。小翁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老親對新親的陳公孺。他兩個，一個是失子的，一個是失女的，一個是失媳的，一個是失婿的，正是：

流淚眼看流淚眼，斷腸人對斷腸人。

未知二人相遇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